



中国艺术学文库·音乐图像学文丛

LIBRARY OF CHINA ARTS · SERIES OF MUSIC ICONOLOGY

总主编 仲呈祥

大汉故里 观图论乐

中国音乐图像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文集

李荣有 李爱真 主编

LIBRARY OF CHINA ARTS
SERIES OF MUSIC ICONOLOGY

**APPRECIATING IMAGES AND DISCUSSING MUSIC
IN THE HOMETOWN OF HAN DYNASTY:**

*The Collection of the 2nd Academic Annual Conference
on China's Society for Music Iconology*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cpnet.cn>



中国艺术学文库·音乐图像学文丛

LIBRARY OF CHINA ARTS · SERIES OF MUSIC ICONOLOGY

总主编 仲呈祥

大汉故里 观图论乐

中国音乐图像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文集

李荣有 李爱真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汉故里 观图论乐:中国音乐图像学学会第二届

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文集 / 李荣有, 李爱真主编.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190-2278-5

I. ①大… II. ①李… ②李… III. ①音乐学—文集

IV. ①J6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9283 号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资助项目

中国文联文艺出版精品工程项目

大汉故里 观图论乐: 中国音乐图像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文集

主 编: 李荣有 李爱真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曹艺凡

责任编辑: 邓友女 张兰芳

责任校对: 田巧梅

封面设计: 马庆晓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69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mail: clap@clapnet.cn

zhanglf@clapnet.cn

印 刷: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装 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405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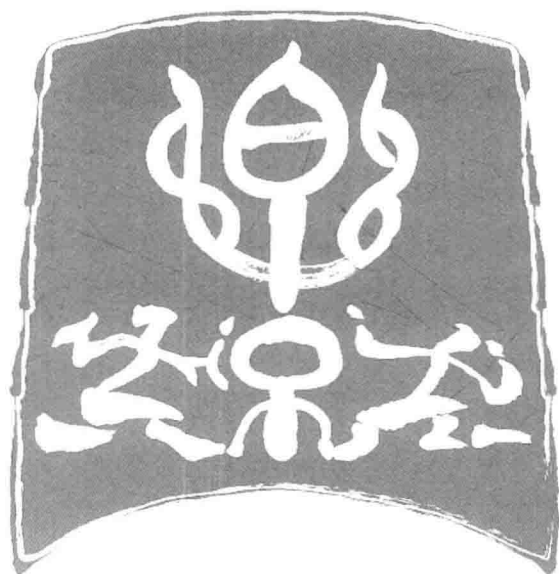
印 张: 25.5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2278-5

定 价: 76.00 元



中国音乐图像学学会
China's Society for Music Iconology

本书为 2016 年度浙江音乐学院出版资助项目
(2016kc001) 资助出版

《中国艺术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

于润洋 王文章 叶 朗

邬书林 张道一 靳尚谊

总主编

仲呈祥

《中国艺术学文库》总序

仲呈祥

在艺术教育的实践领域有着诸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单科专业院校，有着诸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综合性艺术院校，有着诸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综合性大学。我称它们为高等艺术教育的“三支大军”。

而对于整个艺术学学科建设体系来说，除了上述“三支大军”外，尚有诸如《文艺研究》《艺术百家》等重要学术期刊，也有诸如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等重要专业出版社。如果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架设了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中军帐”，那么这些学术期刊和专业出版社就是这些艺术教育“三支大军”的“检阅台”，这些“检阅台”往往展示了我国艺术教育实践的最新的理论成果。

在“艺术学”由从属于“文学”的一级学科升格为我国第13个学科门类3周年之际，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朱庆同志到任伊始立下宏愿，拟出版一套既具有时代内涵又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艺术学文库，以此集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成果之大观。这一出版构想先是得到了文化部原副部长、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同志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现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邬书林同志的大力支持，继而邀请

我作为这套文库的总主编。编写这样一套由标志着我国当代较高审美思维水平的教授、博导、青年才俊等汇聚的文库，我本人及各分卷主编均深知责任重大，实有如履薄冰之感。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此事意义深远。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中重要一脉当为具有东方气派、民族风格的艺术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中国艺术。从孔子、老子、庄子到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再到朱光潜、宗白华等，都留下了丰富、独特的中华美学遗产；从公元前人类“文明轴心”时期，到秦汉、魏晋、唐宋、明清，从《文心雕龙》到《诗品》再到各领风骚的《诗论》《乐论》《画论》《书论》《印说》等，都记载着一部为人类审美思维做出独特贡献的中国艺术史。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因此，我们出版这样一套文库，就是为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哲学精神为指引，以历史镜鉴为启迪，从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是马克思深刻阐明的人类不可或缺的与经济的方式、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哲学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并列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因此艺术学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是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须。艺术学文库应运而生，实出必然。

二是因为丛书量大体周。就“量大”而言，我国艺术学门类下现拥有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五个“一级学科”博士生导师数百名，即使出版他们每人一本自己最为得意的学术论著，也称得上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盛事，更不要说是搜罗博导、教授全部著作而成煌煌“艺藏”了。就“体周”而言，我国艺术学门类下每一个一级学科下又有多个自设的二级学科。要横到边纵到底，覆盖这些全部学科而网成经纬，就个人目力之所及、学力之所逮，实是断难完成。幸好，我的尊敬的师长、中国艺术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

于润洋先生、张道一先生、靳尚谊先生、叶朗先生和王文章、邬书林同志等愿意担任此丛书学术顾问。有了他们的指导，只要尽心尽力，此套文库的质量定将有所跃升。

三是因为唯恐挂一漏万。上述“三支大军”各有优势，互补生辉。例如，专科艺术院校对某一艺术门类本体和规律的研究较为深入，为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建设打好了坚实的基础；综合性艺术院校的优势在于打通了艺术门类下的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设计等一级学科，且配备齐全，长于从艺术各个学科的不同处寻找普遍的规律；综合性大学的教育依托于相对广阔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背景，擅长从哲学思维的层面，提出高屋建瓴的贯通于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学的一些普遍规律。要充分发挥“三支大军”的学术优势而博采众长，实施“多彩、平等、包容”亟须功夫，倘有挂一漏万，岂不惶恐？

权且充序。

（仲呈祥，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总编辑。）

《大汉故里 观图论乐》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东升

副主任

李荣有

编委会委员

(按拼音顺序排列)

陈秉义 陈 欣 丁同俊 段 文 高 兴

郭学智 贺志凌 季 伟 李爱真 刘 勇

刘宇统 唐应龙 王 军 王 玲 肖文朴

张 翔 朱晓峰

导 言

2013年10月，在杭州的西子湖畔，我们有幸见证了中国音乐图像学学会的诞生及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盛况。正如许多参会者所感慨，在著名旅游名胜区西湖边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会场上始终座无虚席和认真研讨的氛围让人感慨万千，许许多多令人珍惜的情节画面迄今依然历历在目。按照当年学会理事会明确的每两年举办一届年会和学术研讨会的决议，今天我们如期在大汉故里徐州的中国矿业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隆重举行第二届中国音乐图像学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然而，大大超越预期的是，在会前召开的学会理事会上，诸位理事们所反映的各地有关院校和研究机构踊跃承办年会的巨大热情令人十分感慨。无奈之下，只好将两年一届的会期改为一年一届，而且之后连续四届年会的承办方已经井然有序的排定。另据反映，《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中国音乐图像学》——首届中国音乐图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出版发行后，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了积极的社会效应。由于我们收到出版社赠书的时间较迟，且在暑假期间没能及时寄给各位作者，故包括学会的名誉会长刘东升先生在内的部分作者，均是第一时间在各地的书店中见到此书，随即购买一本回去认真赏阅。另如刘东升先生在写给学会的信中说：“过些天他又到书店，却发现这本书已经脱销了。”这足以说明，该成果已引起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朋友们的热情关注。如此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音乐图像学已进入新一轮繁盛发展的历史时期。故在本届研讨会上，笔者以“中国音乐图像学的第二个春天”为题，即席阐述了自己真实的内心感受。

一、作为“第二个春天”问题的提出

以中国音乐图像学的“第二个春天”为题说事，似乎带有较强的文学性色彩，但谈及该领域具体的事象，我们还是要通过学术分析和逻辑推理

的方式，理据兼备地抒发此时此刻发自肺腑的真实感受。我想，这个话题可从三个维度说起。

第一个维度，从我国图像文化和学术文化衍进发展的宏观视角，若把从远古时代孕育生发的“图谱学”到北宋“金石学”的诞生，及至明清时代的持续繁荣看成其“第一个春天”，那么，自1949年以来中国音乐图像学的再度繁荣则可称其为“第二个春天”。

第二个维度，从现代图像文化体系重构的微观视角，若把20世纪80年代西方音乐图像学方法在国内的传播，有效推动中国音乐图像学学术研究进入新的高峰期作为“第一个春天”，那么，2013年10月中国音乐图像学学会在杭州的成立暨首届年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顺利举办，则标志着中国音乐图像学“第二个春天”的翩跹而至。

第三个维度，从全球性学术文化发展走向的多维视角，21世纪被西方人誉为“世界图像的时代”^①，倡导者早在20世纪中期就预言，“图像战胜文字”和图像文化传统的历史性“回归”将成为新时期的重要标志。而我国从“图谱学”文化传统到延伸为“金石学”这门实证学术体系，包括由图谱图像简化而成的象形与象意文字“汉字”，无不承续延绵着“图像时代”的文化遗绪，不存在“回归”之说。故如果说把西方国家“图像时代”的回归作为音乐图像学在全球范围内的“第一个春天”，中国的音乐图像学则可以说是率先跨进了“第二个春天”。

至此，如若有人质疑音乐图像学为何会在全球范围内呈现繁盛发展之势，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音乐和图像是人类文明的早期最易于展现和最易于被人们接受，并和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有着内在密切关联的文化形态，根据世间万象循环发展和距离产生美的普遍性规律，二者再度被世界人类高度关注和重视可谓理所当然。

虽然说随着人类多元文化形态的不断涌现，二者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的实用性功能意义渐次减弱。特别是在早已割断图像文化和综艺文化传统的西方人的视野中，二者早已分割演化成为多种专供人们休闲娱乐和观赏把玩之纯粹的艺术门类，甚至于常人对于日趋美仑美奂的艺术品和艺术

① [美] 马丁·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孙周兴译，载《林中路》（1950），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3页。

家均产生了敬畏感和神圣感，也即像对待人类心目中的神仙怪那样敬而远之了。

但是，在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以综合性和包容性为主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包括以“乐”为统领的含纳舞蹈、杂戏、绘画、雕塑、田猎、出行等为一体的综艺文化发展体系，以及将书籍之学和图谱之学互溶并举的学术文化发展体系，始终如一地得到了正常的继承和发展。

反之，20世纪中后期，在西方科技文化分割模式下，由图像学（20世纪30年代）衍生出音乐图像学（20世纪70年代）。表象上，音乐图像学被解释为“音乐学”和“图像学”（美术学）的交叉学科，事实上却仅仅是把图像载体上有关音乐的内容摘取下来进行研究，音乐学和图像学两个学科之间，并未产生半点实质性内在关联和具体的交叉研究。故笔者曾多次指出，此时期的所谓交叉学科均相当于我们常说的“表面文章”，事实上却呈现并加剧了“远交近分”甚或“远交近攻”现象。

由于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图像学和音乐图像学的概念，所以我们常说，中国的音乐图像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问。说古老，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文化传统体系，都和其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后面详述）。说年轻，是因为这一所谓现代学科的概念被国内接受时间不长。但无论如何，我们既认可已然约定俗成的音乐图像学这个名称，又充分的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从“图谱学”到“金石学”长期积累积淀的学术文化精髓，意在既维系已经形成的现代话语体系，又合理衔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

正如刘东升先生所言：“音乐图像学的研究，能够充分利用人的视觉功能，激发人们更多的使用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可使人摆脱传统研究方法的禁锢、概念群的运转、至深而玄的思辨，最终达到‘以图出史’的目的。”^①这也应该是我们这个群体，以及所有的艺术文化工作者着力追求的终极目标。

① 刘东升：《杨荫浏先生与音乐图像研究》——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1期。

二、中国音乐图像学历史的回顾

从华夏文明初期绵延至今的“图谱学”，虽然和西方现代的“图像学”之间仅只一字之差，但由于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列强和紧邻小国的轮番欺凌辱，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自尊和自信丧失殆尽，在 20 世纪全面效仿和赶超西方四个现代化的大文背景下，这一字之差竟成为永世之别。近年来，笔者通过针对从“图谱学”到“金石学”这一学术文化的演进历史，特别是对北宋时代诞生的有着严谨学理体系和目标定位的“金石学”研究对象、方式方法、内容内涵等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后，终于初步缕清了我国古老悠久的图像文化传统顺利转化为学术文化传统的历史脉略，认为在“图谱学”和“金石学”二者之间，有着一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内在关联性，有效反映了中华文化的持久性、坚韧性与恒定性发展特征。因此，我们将这一历时数千年而不衰的学术文化进化过程，作为中国音乐图像学“第一个春天”的重要标志。在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简要的历史性回溯。

（一）图谱学的形成与发展状况

所谓“图谱学”，初指伏羲创制八卦图的“卦象”，后泛指以图像为传播载体的文化系统。此问题要从两个方面说起，一是中国的语言文字不像西方世界那样被另类符号取代，而是在保留原始图像形态基础上的不断简化和变形即“象形文字”，它本身就承载着对图像文化传统有机传承的使命。二是当日臻成熟的语言文字逐步取代了原始图像的实用性功能之后，中国的图画并未像西方国度那样完全转化为纯粹的艺术作品，而是依然延续了其朴拙的“写实性”特征，有效记录保存了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珍贵信息。

1. 图谱学的学术文化价值

郑樵《通志》说：“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生；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生。图成经，文成纬；一经一纬错综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远，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堕良材者，皆由于此。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①

^① [宋]郑樵：《通志·总叙》，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 页。

这说明，古人早就关注到，由于汉字的成熟并以其全面取代图谱资料的功能作用，导致了“困后学而堕良材”的学术发展窘境，以及“舍易从难，成功者少”这一负面效应。然而，从世事形成与演变发展的多面性走向与归宿的角度来看，这种带有明显缺陷的单一性发展走势，反而成为有宋以来“金石学”这门实学诞生的催化剂。因此，我们认为，图谱学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与文化发展史上，既有着十分重要的普适性文化价值，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学术文化价值。

2. 史学家眼中的图谱学信息

虽然司马迁的《史记》开启了我国文字著史的先河，但比较而言，汉代依然属于史料文献奇缺的时代。因此，出土汉墓画像石/砖等图像遗存，尤被历代学人视若珍宝。如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说：“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风景楼阁则俨然逼真，人物衣冠则萧疏欲动；在有些歌舞画面上所表示的图像，不仅可以令人看见古人的形象而且几乎可以聆听到古人的声音。……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的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①

3. 文博考古界的精彩解读

步入徐州汉画馆可见：“汉画像石是一部图像史记，它以写实或写意的手法，徜徉于仙凡之间，以“大象其生”为目的，生动的再现了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表现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眷恋，描绘了属于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层次方面的真实，同时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创造出当时人们幻念中的鬼神仙，体现了人们对死后的追求，具象了属于观念文化层次的意向。汉画像石丰富题材内容，涵盖了当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全部……”^②由上可见，文博考古界的学者们，在长期以来和汉画像石艺术图像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已经由表及里、入木三分和更加全面系统地把握到了汉画艺术丰富多彩的内容、内涵及其精神实质。

总之，如果说以书籍文献为载体的《二十五史》中的乐志、乐典、艺文志等，主要记写了历代宫廷礼乐文化的相关史料信息，镌刻描摹于金、

①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10页。

② 见江苏省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展览大厅“前言”。

石、绢、帛等载体上的各种乐舞的图像，则记录了古代社会文化、艺术文化发展的整体脉络，从而可以看成为唯一能够直观、逼真和系统地见证我国社会艺术文化发展史的珍贵史料系统。

（二）金石学的内涵与现实意义

“金石学”，是指北宋时代形成的以金类礼乐器钟、鼎和石磬，以及历代遗存石刻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由于其把音乐事象的研究放在要位，故笔者认为，它是在包罗万有的“乐”文化传统基础之上，形成了中国音乐图像学的历史形态。

1. 金石学的渊源和流变

朱剑心《金石学》一书中，对其渊源和流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审慎地指出：“金石之学，肇于汉，盛于宋，而中衰于元、明。入清以后，百年之内，海内渐定，群治朴学，而斯学乃复兴焉”^①

这一界定的高度价值，在于其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包容性和多元性特征。即汉代虽然出现了以文字信息取代图谱信息的社会文化发展走向，但图谱信息却转而成为孕育形成学术文化实证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基础。即在汉代兴起的“古学”研究热潮中，实际上就是主要针对前人收藏金石遗存的研究。故认为金石学“肇于汉，盛于宋”，是一种有理有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严谨的定论。

2. 金石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金石学”的研究对象，朱剑心说：“金，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石，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②

这里的“以钟鼎彝器为大宗”，开宗明义地揭示了“金石学”以在“礼乐器”中位居首位的“钟”为主要研究对象，及其以“乐学”研究为宗旨的要义。

3. 金石学的研究方法

关于金石学的研究方法，朱剑心说：“大约不出于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四端。有存其目者，有录其文者，有图其形者，有摹其字者，有分地

① 朱剑心：《金石学》，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文物出版社1981年影印，第34页。

② 朱剑心：《金石学》，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文物出版社1981年影印，第3页。

记载者，有分类编纂者。或考其时代，或述其制度，或释其文字，或评其书迹，至为详备。”^①

应该说，这种包含了“著录、摹写、考释、评述”等四个方面的研究方法，不仅展现了当世学人严谨的学风和睿智的学识，而且在当今高度发达的学术文化背景下，也仍然堪称“至为详备”。

4. 金石学的早期成果

关于“金石学”的早期成果，我们曾多次做过全面的梳理，比如酈道元《水经注》、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吕大临《考古图》等代表著作的陆续问世，都成为中国金石学乃至音乐图像学这门学问成熟与繁盛发展的辉煌篇章。与此同时，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图像的研究，历史上不乏鲜活生动的感人事例。如《旧唐书·王维传》：“……维尤长五言诗。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思。”^② 这则关于王维“观图论乐”的故事，在历史上曾产生巨大影响。300年后，沈括《梦溪笔谈》（卷17）中对该内容提出质疑，认为此事属于虚乌有，此说也在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2013年举行的首届中国音乐图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郑祖襄先生再度考证指出：“沈括的否定理由不充分，‘观图论乐’称得上古代一个音乐图像学的实例，这一实例还告诉后人：音乐图像学既要懂音乐，也要懂绘画。”^③

5. 金石学的今人评价

关于“金石学”的学术价值及当代意义，近年来许多学者进行探讨并发表见解。如有学者指出：“乾嘉朴学时期的金石学，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它包含了碑帖之学、墨拓之学、器物之学、玺印之学、考古之学、美术书法之学、文献历史之学、典章制度之学、考古文字之学与目录版本校勘考据学等等，甚至，除了严谨的学术之外，还与收藏鉴定、文人雅玩连接起来，从而使本来是一种学术的存在，变成兼容的艺术的存

① 朱剑心：《金石学》，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文物出版社1981年影印，第8页。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5052页。

③ 郑祖襄：《王维“观图论乐”与音乐图像学》，载《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中国音乐图像学》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58-166页。

在。”^①

在东方文化传统渐成世界文化发展导向的 21 世纪，我们继续探讨金石学的价值和意义，应该说首先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因为这里面特别值得珍惜和弘扬的，是我国一以贯之的综合性、包容性学术文化理念和方法。

三、“第二个春天”的美好愿景

21 世纪，人类文化进入世界图像的时代、当代艺术的时代和东方文化的时代，这三个“小时代”连通一个“传统与现代接轨”和“综合便是创新”的大时代。就当今世界学术文化创新发展的大局而论，连通古老悠久的“图谱学”“金石学”与现代“图像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形成三者之间的有机贯通，方能充分彰显这一实证学术体系生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因与美好愿景，具体来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分述。

1. 金石学与图像学方法的接通

从发轫于远古时代的“图谱学”文化传统，到北宋时代确立起“金石学”实证学术体系，及至明清时代这门综合多元的学问延绵发展到极盛阶段，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其“以图正史”“以图论史”和“以图出史”的功能体系。然由于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特殊的遭遇，导致学校教育逐步全面效仿和照搬系体模式，积累积淀数千年独一无二的传统文化体系，无一幸免被彻底割断并渐渐远离常人的视线。

20 世纪 80 年代，当西方国家的“图像学”和“音乐图像学”等传入国内后，很快引起广大学人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各学科图学研究热潮的再度兴起。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从小和中华传统文化无缘的新一代青年才俊们，因对古老悠久的“图谱学”和“金石学”艺术文化传统缺少起码的了解，只能全身心地倾慕和效仿西方国家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期孕育形成的“图像学”方法，尤其对欧文·潘诺夫斯基提出的图像研究三层次主张（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文化学阐释）奉为一尊。故虽有学者曾先后发文，道明其中的原委和是非曲直，但这种微弱的声音，当时并未引起群体性关注和形成足够的影响。如有学者指出：“我们发现，这三个层次与中国汉画像研究的金石学的范式、考古学的范式和

^① 陈振濂：《金石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与我们的作用》，《艺术百家》2008 年第 3 期。